



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 著

土地



土 地

[埃及]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著

刘 麟 瑞 译
陆 孝 修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محمّد الرّحمن الشّرقاوى الأرض

根据埃及鲁兹·优素福出版社 1954 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姜 旗

土 地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房山印刷厂印刷

字数 27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frac{1}{2}$

198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书号 10208·16 定价 1.05 元

《土地》是埃及现代文学中一部很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发表于一九五四年，写的是二十年代末期埃及的农村生活。作家谢尔卡维出身于农民家庭，对当时埃及农村非常熟悉。在这部作品中，他根据自己目睹的事实，加以艺术的提炼与概括，鲜明地表现了贫苦农民为争取水与土地和上层土地贵族以至僧侣代表人物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站在地主一边的是整个国家机器，可是农民们根据自己切身的体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迎着前来镇压的军队，手执棍棒锄头，起来造反。这种显示人民力量的扣人心弦的革命的描绘，为埃及现代文学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因此，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受到普遍的重视，得到了东方阿拉伯诸国的赞许，在欧洲许多国家也有译本。

谢尔卡维生于一九二〇年。他在开罗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国家机关任司法方面的职务多年，后来从事新闻工作和创作活动。他写诗，写小说，也写剧本。创作中占主导地位的主题是埃及农民的觉醒。除《土地》外，他的主要作品还有《夜访者》、《斗争的土地》、《空虚的心》、《后街》和《农民》等。

在这里，我不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也无意描述某些男人或女人的生平，当然，这也不是我的回忆录。

我不想骗取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说活跃在本书里的角色纯属我脑子里的虚构和臆想。

我绝不会欺骗你们。因为单凭臆想和虚构终归不可能在书中塑造那种随着生活前进的人物：他们既做着美梦，又受着折磨；既有着幸福与哀愁的经历，又有欢笑和血泪；他们带着隐秘的希望，倔强而又悲愤地创造着自己的未来。

我也不敢冒昧地说，有关书中人物的事迹，我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要知道，在埃及，想摸清某个人的经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这儿，一个人的故事往往会突然引起人们的注意，接着就平凡而单调地继续下去，偶尔也会出现轩然大波。最后就象水流，慢慢渗入沙土，无声无息地消逝了。

二十年前我所熟识的炳赛发、阿卜杜勒·哈迪、海德莱、欧洛瓦尼、穆罕默德·艾卜·苏维立姆、优素福谢赫^①、舍纳维谢赫、穆罕默德先生、哈苏奈谢赫，以及本村的许多男女老少，他们所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① 谢赫原意“长老”、“老人”、“长者”。凡在伊斯兰教宗教学校读过书的人都被尊称为谢赫。

我从什么时候注意上嫖赛发，这就难说了。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在开罗拿到小学文凭，回家过暑假。我到家后，刚脱下双排扣的西服上衣和短裤，换上白大褂^①，就趿拉着红色皮拖鞋，兴冲冲地跑到街上去玩了；我刚玩一会儿，就听到村里不少人都在谈论嫖赛发。这在村子里是从未有过的事。以前，无论哪个姑娘都没有这么惹人注意过。

我是深深了解我们村子的。

尤其熟悉它二十年前的那些折磨人的岁月。那时候，村子里有些姑娘和小伙子进城去找工作，弄到最后总是步履沉重地回来，比离家前更消瘦，更憔悴。即使在外面能多混些日子的人，过不多久也都陆续地回来了。归根结蒂，还得在地里抡锄头找饭吃。

我是深深了解我们村子的。

在那些如火如荼的年代里，人们为了面包进行着日以继夜的斗争，根本没有心思去理会旁的事儿。

确实，有时候村子里有活干、有饭吃的青年人，也许 would 注意上某个发育成熟的姑娘。可是姑娘一结婚，家里抬进了一口红箱子，村里也就很快地不再议论新郎新婚之夜失败的遭遇了。婚后不久，新娘和大家一样，清早头上顶个罐子，甩动着用指甲花染红了指甲的手到小河边去打水。

我知道村子里只有少数拥有田产的人，才会因为迟迟

① 用白布或花条布做的长袍，在正中贴胸处开口，穿时由头上套下。是埃及人的一种便服。

交不上税，生怕税吏上门逼税而大伤脑筋。上门逼税的税吏经常威胁他们说：再拖欠就要扣地了。

扣不扣田地，对村里其他人来说都是无关痛痒的，因为不管地在谁的手里，他们总得整天干活。但是不能否认，每当他们看到税吏身后跟着一个扛枪的警卫，跨进那些有田产的人家，都竭力掩饰住脸上幸灾乐祸的嘻笑。

和别的姑娘不同，炳赛发却引起了全村的注意。连洞房花烛夜的趣闻，税吏催缴租税、扣押土地的事也都没能引起这样的兴趣。

拿了小学文凭回家的那年暑假，听到的关于炳赛发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好象不认识她了。

孩子们不似往年暑假那样向我打听开罗怎样怎样。他们既不缠着我当面讲几句英文，也没要我翻开书让他们看看书本里写着的话。这年和往常截然不同。那天太阳偏西的时候，我们站在离优素福大爷杂货铺不远的正街上，街的另一头通往河堤。大伙七嘴八舌地跟我讲起了炳赛发。

我问他们到底谁叫炳赛发。

一个孩子按了按头上的灰色呢便帽，哼了一声，说：

“唉……你连她都忘了？开罗把你搞得连炳赛发都忘了？”

小朋友们开心地笑了，我还是想不起来。这时另一个挑了挑眉毛，咽了口唾沫，说：

“你不认得四、五年前整天跟我们一起在河沟里跳着玩的那个炳赛发啦？”

另一个小家伙学着大人们拄着木棍的样子，也拄着一根短短的桑枝，说：

“这也难怪，她长得太快啦！冬天才从城里回来。”说着瞅了我一眼，搔了搔身子；“这么说你还是记不起她来？我的老兄，炳赛发呀，就是你的老婆！”

孩子们哄然大笑。我猛地想起了过去我跟炳赛发之间的一切，我也笑了。

记得我进小学的前一年，我们这帮孩子不分男女常在村边一条小河沟里洗澡。我们在土里打滚，把头、脸抹满了污泥，装鬼样，玩够了，就跳进那条浑水沟里。嬉笑声中，往往夹杂着在我们身旁鼓翼游动，欢迎我们的鹅、鸭的呷呷声。

一天，午礼前^①，跟往常一样，大家都来到河沟边，还没脱衣服，炳赛发就兴奋地跟我们说：

“喂，你们想上河里洗澡去吗？”

她赌咒说她知道有一块地方，河水并不深，完全可以站着洗。

老实说，在这以前虽然我们做梦都想到河里游泳，盼着有一天能象大人一样横渡过去，可还从来没有下过河。

炳赛发是我们中间最大的一个。她懂得许多我们不懂的东西。她熟悉河，也能顶上个小陶罐象成年妇女一样到河边去打水。

^① 伊斯兰教徒每天礼拜五次，即晨礼，午礼（又译晌礼），晡礼，昏礼，宵礼。午礼时间在正午以后。

孩子中间只有她一个能上桑树，高高地盘在上面，把树摇上一阵，我们就在底下拣熟透的桑椹吃。也只有她一个能上天竺树^①，用天竺的小红果串项圈。她还能敏捷利索地爬上阿卜杜勒·哈迪家那株高得吓人的野无花果树^②。下来时抱着一大堆青无花果分给我们，让我们吃呀玩呀的。

这一切，只有她一个人能干。

因此，炳赛发常常在我们面前揭穿孩子们不知道的许多秘密，让我们大开眼界。有时候，我们正玩着，大人过来呵斥几句，她也能流利地和他们顶嘴，必要时还回骂几声。

所以当刚一提起躲开这些鹅鸭，离开村子到远远的河边去洗澡时，我们都欢天喜地地跟着她跑去。在那里，我们可以用手脚打水玩，可以象比我们大的孩子那样仰着身子跳进水里。

我们被带到了一架废弃的水车附近，就在那里脱衣服。

很明显，我们中间要算炳赛发年龄最大。身子发育得很象一个少女了。

在小沟边脱衣服时，我们习以为常地用羡慕的眼光看着炳赛发。我们这些男孩女孩没有一个超过八岁的，而她，已十一岁多了。腰肢和后臀的曲线那么浑圆诱人，……孩子们都喜欢摸摸她的胸脯和脊背。

我们脱了衣服，堆在一棵树下，然后下河，洋洋自得地蹚着水。不过心里总有点怕。几个妇女，顶着水罐到河边

① 天竺树是槿槐科植物的一种，产于南非。

② 与中国矮小的无花果树不同，产于叙利亚、埃及。果实可食。

来取水。有一个抬头看见我们在河里，就把黑布长衫的下摆往口里一衔，飞奔过来，扑到炳赛发跟前，照着大腿拧了一把，口里嚷着：

“滚上来，你这不要脸的丫头，怎么挤在小子们中间！”

跟往常旁人骂她的时候一样，炳赛发倔强地嚷道：

“咦！你管得着吗？你是我爹是我妈？小心点儿，我是村警队长的女儿，谁也没资格打我。”

这时，另一个妇女劈脸掷来一团泥巴，也骂开了：

“真不害臊！你还小哇？眼看就是出嫁的人了……你呀，真比海德莱还不要脸！”

炳赛发也不甘示弱：

“下流东西！你管得着？死家伙！”

我们实在欣赏她如此胆大，索性就站着瞧热闹。不料，又一个女人吓唬说要把衣服都抱走，送回各人家里去，让我们光屁股站着。

这一招逼得我们不得不从河里上来。女人们还不住口地辱骂炳赛发。

炳赛发也跟着上来了。大家穿好衣服，她对我说：

“来！上你堂兄阿卜杜勒·哈迪家水车那儿去，到无花果树荫下去玩好吗？”

这个主意首先打动了，我拔腿就朝着我堂兄的水车跑去，她和别的孩子随后跟着。

炳赛发先跑到，靠着一截老树根躺下了。离水车不远，在那株野无花果树荫下还有一所围着短墙的露天礼拜房。

我们都围着她坐下，眼巴巴地瞧着她出主意玩。远处，阿卜杜勒·哈迪挥动着锄头一起一落地刨地。

炳赛发瞥见他，不禁咕哝一声：“真主啊，他还没去歇晌！”说着，左右环视了一下，问我们海德莱今天为什么没有来。一个孩子回答说，她今天和别的孩子到迈哈穆德贝克^①田里捉棉虫去了。她叹了一口气，看着我们的脸，咽了口唾沫。大伙儿都等她出主意呢，她是什么都懂得的！

可是，这次她并没有说怎么玩，却讲起不久前她姐姐结婚的事。她姐姐嫁给本村的一个青年，现在住城里。姐夫经常戴一顶土耳其帽，长衫外面罩着一件西服上身。

姐姐打扮得整整齐齐，身后跟着一个产婆^②，两人一块儿走进新房。炳赛发带着海德莱也溜了进去。满屋子的人都等着新郎的到来。

新郎进来了，穿一件绸长衫，一顶簇新的土耳其帽扣在脑门上，手里却没有带着新郎入新房时应带的一块白手帕。

新郎见岳母、产婆、女孩子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就生气了。他在屋子中间站了一会儿，最后，把大人小孩一古脑儿全给轰了出来。他一定要跟新娘单独呆在房里。

产婆打着自己的嘴巴，跑到新娘的父亲——村警队长那里，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全告诉了他，说城里来的这位新郎不照规矩行事。新娘父亲苏维立姆一听，怒冲冲地踏进房来，不分青红皂白照女婿脸上就是一个耳括子，命令他不

① 埃及国王所封的爵名，低于帕夏，一九五二年革命后已废除。

② 即接生婆。但埃及婚礼中出现的产婆，并不是为了接生。

得如此无礼，一定要象村子里旁的正派姑娘结婚一样，按礼节行事。

不一会，产婆又来了。新郎在自己手指上裹了一条白手帕。这时炳赛发和海德莱又偷偷地溜进新房。

我们听得有趣极了，犀嫩的心房象小鹿般撞个不停。大家不约而同往她跟前挪了挪。她也讲得津津有味，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射出光芒。说话停顿或微笑的刹那间，你还可以看见她那微微张开的两片嘴唇。我们紧紧靠在她身旁，彼此撞了撞肩膀，要求她照直讲下去；把她姐姐、新郎，还有什么白手帕等等一字不漏地全讲给我们听……

于是她把什么都说出来了；忽听得她姐姐尖叫了一声。一块染着血迹的白手帕扔在洞房门口的一堆人面前。这时女人们啦啦啦地欢叫起来^①，男人们高举着棍棒，棍尖上挑着一方沾染着暗褐色血迹的手帕在街上边走边欢叫：“嗨！好呀！”男的队伍后面，妇女们围成一个个圆圈，歪着头，高举双手，一面击掌，一面跳舞。嘴里唱着一种旋律很快的歌曲：

快去吧，去告诉她父亲，
该吃饭了，莫担心。
今晚，

① 阿拉伯妇女遇有欢乐的事，便用舌头在口里迅速地抖动，发出啦啦啦高而尖的声音。

为他那尊贵的女儿，
我们共同欢庆。

娲赛发把当时的情景详详细细地讲开了。

我们谁都没有作声。有的孩子站起身来走到野无花果树下找一块背阴、凉爽的地方。

忽然，娲赛发朝小礼拜房那里瞥了一眼，问道：

“你们知道我们今天玩什么吗？孩子们，来吧！咱们来玩结婚。”

她接着就挑选游戏的角色——自己做新娘，还需要一个小姑娘扮产婆，她想要是今天海德莱不在地里捉棉虫，跟我们一块玩，就更好了。最后，她还是挑出了一个小姑娘扮产婆。至于新郎，她却选中了我。理由是我和城里多少有些关系，我哥他们在开罗念书，我不久也是要到开罗去的。

小礼拜房成了洞房。她先走进去，后面跟着小产婆，我在最后。

别的孩子都留在房外。女孩子们口里啦啦啦地欢叫着，歌唱着；男孩子们挥舞着桑枝在外面等候。

新娘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把这场游戏进行到底。这时，舍纳维老爷爷突然来了。

舍纳维长老是我們村里的穆夫悌^①和专门替人诵读《古兰经》的阿訇，也是本村清真寺的宣讲员。他又是婚姻登记员^②，还负着教育村童，劝诫大人的职务。

① 伊斯兰教教法解释官的称呼。

② 埃及城市、农村中有专门负责登记穆斯林结婚、离婚事宜的人。

舍纳维长老身材胖大，粗粗的脖项，腆着个大肚子，最喜欢人家请他念经吃饭。

根据我们孩子的推想，他肚子里准能放进一条黄牛。村里人都挺喜欢他，爱和他开玩笑。不过话得说回来，成年人孩提时代在私塾念书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没尝过我们长老的棍子的滋味。

墙外孩子们的欢唱戛然而止，惊惶的叫声里夹杂着纷乱的脚步声。在这紧张的刹那间，我们只听得他们这么叫着：“糟了……舍纳维老爷爷来啦……快跑……孩子们……跑呀……老爷爷过来啦。”

无花果树旁传来了老爷爷呵斥孩子的声音，他那颤抖而又严肃的嗓音让我们回忆起私塾里诵吟薄铁板上手抄《古兰经》的事儿。

“给我滚，滚得远远的。你家大人都不沾礼拜房的边儿，你们这群脏东西，却来玷污礼拜房。”

孩子们的声音渐渐远了。这时，我们却听见了老爷爷手里的念珠发出的沙沙声，嘴里还嘟嘟哝哝地背诵着《古兰经》。他走近了，擤一把鼻涕，朝远处吐了一口唾沫，风把唾沫星子刮到我们脸上。这时，他已经脱了鞋，一步跨进了礼拜房。

我们三人——炳赛发、我和那个小产婆都大惊失色，只好紧紧地靠在席子围起的、糊着泥巴的墙根上。我们本想将地下铺着的海枣树叶抓些盖在身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老爷爷的眼睛一触到我们三个人，马上愣住了。他直盯着瞧，脸色大变。我偷偷溜了他一眼，只见他后退两步，又很快地左右瞧了瞧，口里不知在嘟囔些什么，然后又歪着大脑袋把炳赛发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他一面往后退，一面说着：

“求真主保佑不为邪恶所害，我求……求真主保佑不为赛丹尼^①所害。哦，主……主呀……是人还是鬼？求掌握黎明的主护佑，不为其所创造的恶物所伤。哦，我祈求人类的真主护佑……”

我紧紧靠着炳赛发，口里干干的，唾沫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小产婆也紧紧地靠着我。炳赛发则连哭带嚷地说道：

“这没什么……老爷爷，不干我的事……是他骗我到这儿来的。他说：来吧，炳赛发，来玩新娘新郎的游戏吧……”

老爷爷这时才放了心，提高嗓子吼道：

“是你们！脏东西，猪仔，玩到礼拜房里来了！我非把你们全都扔进河里不可！”

我们吓慌了，怕他真把我们扔进河里。这个人呀，在村里什么都做得出来，为了证明自己做得对，他还会引证某段圣训，举出某一事例。

我抱紧了炳赛发要她救命，她也抱住我怕得要死。当产婆的小姑娘扑在我们身上，三个人还保持着举行“婚礼”

① 即魔鬼。

的那种姿势。老爷爷举起两只粗重的大手使劲打我们，说：

“当着我的面还这么你压我我压你地躺着。你们这帮叛教的下流东西。给我滚！快滚！”

接着他两手一拍，摇摇头：

“这个村子是怎么了？孩子、大人尽干这种缺德事。求真主保佑。喂，阿卜杜勒·哈迪……阿卜杜勒·哈迪，来呀！快过来！”

哈迪正在他那块伸展在河堤下面的田地里挥锄干活，离水车并不远，听见喊声，就飞奔过来。我们惊恐万状，茫然不知所措。

老爷爷口里还在唠唠叨叨：

“这帮孩子呀，干吗不去睡午觉，大晌午还到河边来玩？鬼抓了你们去怎么办？嘿，主呀，让鬼抓了去也好，省得大了干坏事！”

他一提鬼，我们脑袋里立刻冒出了一个鬼的影子：红红的手背，老是午时三刻出来抓孩子。鬼一见小孩一个人走路，就伸出红手指，口里叫着“来啊……来吃红枣”。孩子一过去，立刻就给摄进深深的河底，再也回不了家了。

可是，这时候我们怕的并不是舍纳维老爷爷说的和家里妈妈常给我们讲的那个鬼，而是眼前老爷爷这个人。

老爷爷又探过身子来看炳赛发。他摇摇头，挥挥手又说：

“唉！倒霉的丫头……你是快出嫁的人啦……”说着又探头看看紧贴着我的炳赛发。老爷爷忽地嚷道：

“滚出去！你们把礼拜房全给玷污了！去，站到墙外面去！”

他问炳赛发：“你是谁家的闺女？”

炳赛发站在礼拜房外，靠着我，哭着说：

“村警队长的闺女。”

“喔！穆罕默德·艾卜·苏维立姆家的。真是虎父出了个犬子。”

这时哈迪过来了，他用手背擦着额头的汗，问道：

“什么事呀，老人家？”

老人家还没回答，哈迪发现我在场。他舔了舔嘴唇，诧异地说：

“大晌午的，这些孩子到这儿来干什么！”

舍纳维老爷爷把他看到的事一五一十全告诉了我堂哥。听了他用的字眼真叫我又羞又怕，我堂哥听了大笑起来，抓着我的头发笑着说：

“这么说，一生下来，你就象只公鸡。”

老爷爷没笑，他呵斥了我堂哥几句，跟他又唠叨了许久，说我父亲怎么关心我的宗教教育。我们在一旁听他吐出一些可怕的字眼。

我们第一次听到“私通”，也第一次知道“奸淫”这两个字。老人家说，奸淫是败家的勾当！

老爷爷还在火狱呀、奸淫呀、败家呀谈个不休。

我看见哈迪由地下拾了根细棍，抽打着炳赛发说：

“好呀！他年纪小，不懂这些事儿，不知道害臊。可你！